

Features of Mongolian scripts and writing of the Bodistw_a čari_a awatar-un tayilbur(1312)

《入菩萨行经释》(1312年)中的蒙古文字形构造及 书写特征研究

栗林 均(日本 东北大学)
KURIBAYASHI Hitoshi(Tohoku University, Japan)

《入菩萨行经释》作为吐鲁番出土的代表性蒙古文文献,是印度7世纪佛教大师寂天(Śāntideva)所著《入菩萨行经(Bodhicāryavatāra)》的蒙古语译本及其释义。该文献木版印刷本总计167页,现存文书仅存少量注释与跋诗共12页(即24面),其中明确记载此著作为搠思吉斡节儿(Čosgi Odsir)所撰,并于1312年在大都(今北京)以木刻方式印刷千册。

13至16世纪以回鹘式蒙古文字记录的蒙古语书面语,学界称之为“前古典期蒙古文书面语”,以区别于后续的“古典式蒙古文书面语”及近现代蒙古文书面语体系。在前古典期蒙古语文献中,除吐鲁番出土的《入菩萨行经释》等典籍外,亦包含汉蒙对译碑文、伊尔汗王朝皇帝的书信、《孝经》蒙古语译本等多元文献类型。这些文献资料的蒙古文书面语虽具有诸多共性,但受记录年代、地域、载体及文本类型(内容)的影响,在字形与词形的拼写规则、语法结构及词汇运用等方面均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特征。

本文聚焦《入菩萨行经释》中蒙古文的字形构造与书写特征展开系统性探讨。

一、辅音字母“n”的字形

回鹘式蒙古文中的辅音“n”存在两种典型书写形态:其一为“牙(ačuy)”与“捺(orkiča)”的基础字形(无点形),其二是在该基础字形左侧附加单点的形式(有点形)。

词首	词中	词尾	拉丁转写
ᠨ ᠨ	ᠨ ᠨ	ᠨ ᠨ ᠨ	n

《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第1515页

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辅音字母“n”的无点形与有点形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其具体分布规



律需结合不同文献进行实证考察。通过对现存古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孝经》蒙古语古译本中，辅音字母“n”始终采用无点形书写，尚未发现有点形的用例；而《入菩萨行经释》则呈现出两种形态并存的特征。基于此，本节拟通过系统性分析，深入探讨《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n”的无点形与有点形的具体使用特征。

（一）辅音字母“n”的词首形

在词首位置，辅音字母“n”的有点形出现 63 次，无点形出现 25 次（注：本文所涉频次均为循环出现次数，下同）。尽管有点形的使用频率为无点形的两倍以上，但同一词汇存在有点形与无点形两种拼写形式（示例如下），可见二者的区分使用具有随机性。

需说明的是，以下示例中，辅音字母“n”有点形的转写形式标记为“n'”，无点形则标记为“n”；罗马字母转写后括号内的内容依次表示其出现位置的页数、正面（a）、背面（b）及行数。



n'asu(159b4)



nasu(167a4)



n'om-i(167b1)



nom-i(166b10)



n'igen(165a1)



nigen(165b7)



n'ögüge(162b7)



nögüge(163b7)

（二）辅音字母“n”的词中形

在首音节（元音字母之前）位置，辅音字母“n”的有点形出现 75 次，无点形出现 21 次。



en'e(157a7)



ene(166b10)



an'u(159a10)



anu(164b4)



son'osqui(159b10)



sonosqui(158b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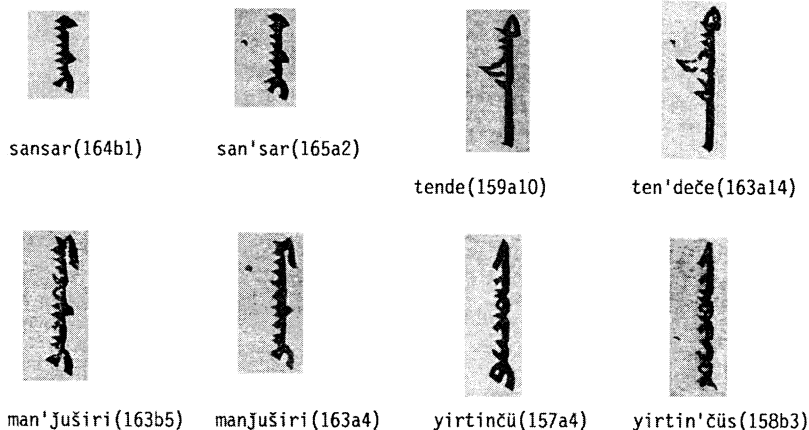
sudur-n'uγud(157a1)



burqan-nuyud(161a2)

有点形的使用频率为无点形的 3 倍以上, 但如示例所示, 同一词汇既存在有点形的拼写, 也存在无点形的拼写, 可见二者的区分具有随意性。

其次, 在词中辅音字母之前的位置, 有点形出现 27 次, 无点形出现 19 次。在此情形下, 可观察到如下同时使用两种字形的词汇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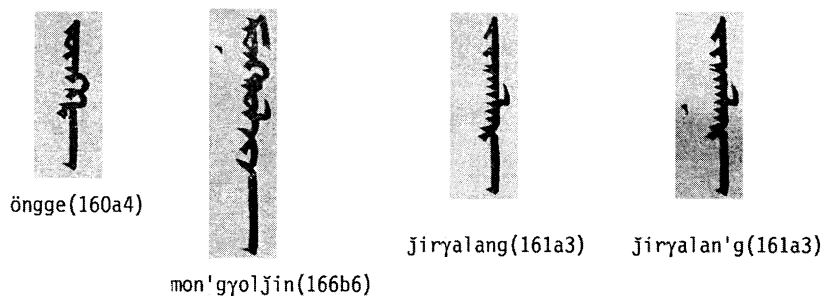


辅音字母“ng”一般被视作辅音字母“n”与“g”的组合形式。下图所示为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中“ng”的相关字形部分。

词 首	词 中	词 尾	拉 丁 转 写
	ᠨᠭ	ᠨᠭ	ng

《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 第 1515 页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 词中位置的辅音“ng”的无点形出现 8 次, 有点形出现 6 次; 词末位置的辅音“ng”则呈现无点形 29 次、有点形 4 次的分布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词汇亦存在无点形与有点形的实例。





tngri(157b14)



tn'gris(167a5)



sang(156a1)



san'g(156b10)

(三) 辅音字母“n”的词末形

辅音字母“n”的词末形包含两种形态：其一为“捺(orkiča)”的基础字形(无点形)，其二为在该字形左侧附加单点的形式(有点形)。在《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年)所收录的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中，“词末”范畴下记载的三种字形里，最右侧的“”字形并未在《入菩萨行经释》中出现。词末形一般指用于单词末尾(即语末位置)的字形，但其适用场景并非仅局限于词末，还可出现在词末分写的元音字母“a”“e”前(即语句中空格前)，以及带有格助词的词干末尾。

对上述辅音字母“n”词末形的所有使用情况统计如下：不带格助词的词末辅音“n”计 237 次，带格助词的词干末辅音“n”计 103 次，词尾末尾的辅音“n”计 90 次，分写状态下词末元音字母“a”“e”前的“n”计 2 次，累计 432 次。其中，有点形仅 10 次，无点形则达 422 次，占据绝对多数。以下示例中，语句内空格的转写形式为下划线“_”。

在辅音字母“n”的词末形中，以下 10 个词采用了有点形：bišilyan' (167b01), ejen' (166b04), eyin' (162a07), olan'-a(167b09), qortan' (167a10), quluγan'_a(167b04), sonostan' (158b02), duradun' (163a13), erketen' (167a05), oon'-d'ur(167b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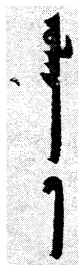
其中，“eyin' (162a07)”与“olan'-a (167b09)”既存在有点形的书写形式，也对应有无点形(eyin, olan-a)的书写形式。由此可见，点的有无具有随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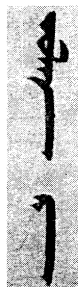
eyin' (162a7)



eyin(165b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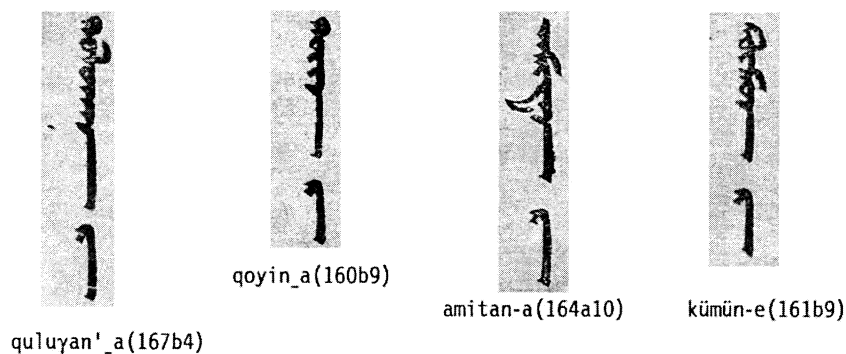
olan'-a(167b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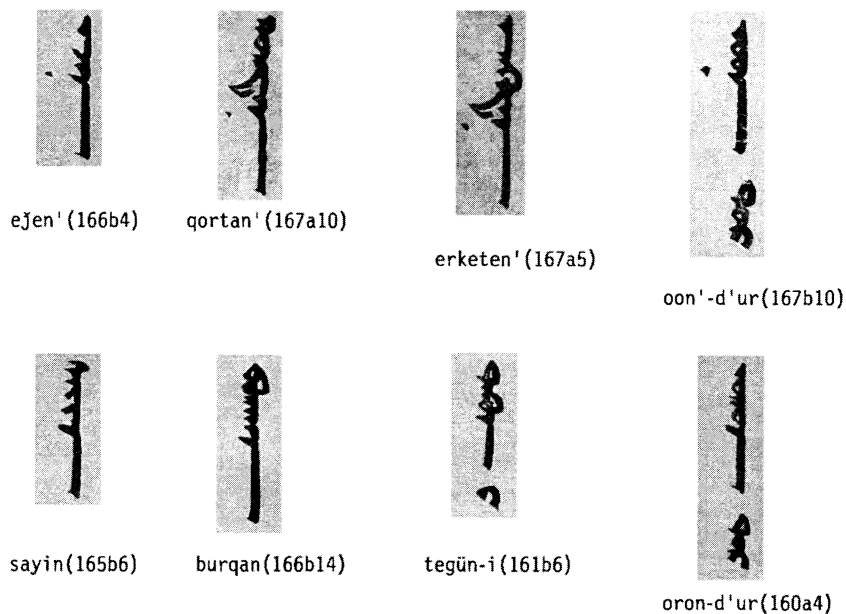
olan-a(159b2)

仅“quluγan'_a(鼠)”与“qoyin_a(后)”两个词，呈现词末元音字母“a/e”与辅音字母“n”的词末形分写的情况：二者中“n”的词末形，前者为有点形，后者为无点形。需说明的是，前文示例中“olan'-a (167b9)”与“olan-a (159b2)”中的“-a”系位格词尾，下述例子中“amitan-a(众

生)、“kümün-e (人)”所带的“-a/-e”亦属此类。



以下为辅音字母“n”词末形的用例，上列为有点形，下列为无点形。



其中，“oon'-d'ur 年（与位格）”中的“oon'”包含 2 个带有圆圈笔画的符号“字肚（gedesü）”。该词在 14 世纪中叶的汉蒙对译碑文（1335 年、1338 年、1340 年、1362 年等）中亦可见，但多数情况下，该词采用如右图（1340 年）一个“字肚（gedesü）”的字形。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用两个“字肚（gedesü）”表元音“o”（而非“u”），还是借助带点的“捺（orkiča）”表明该形式并非“od”（“on”的复数形式）而是“oon”，其核心均体现为通过特定符号标记实现语义区分。通过加点对辅音“n”加以明确标识，这一用例为解析此类符号标记的功能属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n”的无点形与有点形的出现频次统计如下：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25 63	  40 102	  422 10	n
	  8 6	  29 4	ng

辅音字母“n”在词首、词中及词末位置均存在无点形与有点形并用现象。尽管词末形中无点形占绝对多数，但从整体来看，两种字形的书写差异并无明确规则可循，因此可判定其点的有无及形态选择具有随意性。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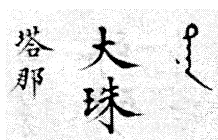
辅音字母“n”的有点形与无点形的使用方式，与古代维吾尔语的正字法体系相契合。蒙古文作为以回鹘文字记录蒙古语的书写系统，其字母形态、字形演变及正字法传统多承袭自回鹘语。在维吾尔语中，辅音字母“n”的加点与否并无固定规则，这种不确定性为蒙古文所继承——《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n”有点形与无点形的任意交替使用，可视为对古代维吾尔语书写传统的直接延续。

从现代蒙古文书面语正字法规范看，辅音字母“n”在词中辅音前及词末的加点拼写形式不常见；而《入菩萨行经释》因承袭回鹘语书写传统，其有点形使用不受位置限制，呈随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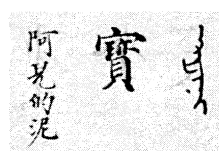
《高昌馆杂字》作为回鹘语文献中时代较晚的典型文本，其所有辅音字母“n”均带有点标记。
例：罗马字母转写参照 Ligeti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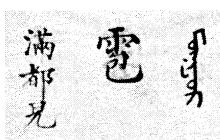
n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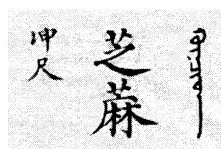
t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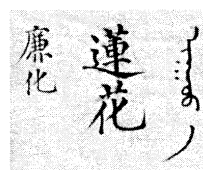
ärdi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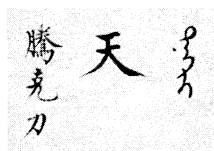
möndü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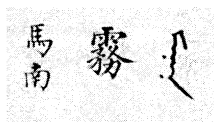
künčit



linquu-a



tngri



manan



altun

若将《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n”与“ng”的字形归纳为字母表形式，可表示如下：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n
			ng

二、辅音字母“q”的字形

下表呈现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中辅音字母“q”与“G”（即“γ”）的相关字形部分。二者的字形差异主要体现为：“G”存在左侧带两点的有点形与无点形两种形态，而“q”则无点形字体。除点的有无差异外，“q”与“G”的基础字形完全一致。

251

词首	词中	词尾	拉丁转写
			q
			G

《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第 1515 页

辅音字母“q”与“G”（即“γ”）的有点形、无点形在不同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孝经》蒙古语古译本中，辅音字母“γ”仅使用无点形，未出现有点形，导致“q”与“γ”在字形上完全无别；而《入菩萨行经释》中，不仅“γ”存在两种形态，“q”同样兼具无点形与有点形。

（一）辅音字母“q”的词首形

在词首位置，辅音字母“q”的有点形仅出现 1 次，无点形则出现 79 次。此外，在“ayaγ_qa tegimlig”（“受戒喇嘛”）这一特殊用例共出现 4 次，其中“ayaγ_qa”中的“q”均以词首无点形书写，若计入此类情况，无点形的总频次为 83 次。尽管无点形占绝对多数，但有点形的存在亦不容忽视。



以下示例中，辅音字母“q”有点形的转写形式记为“q'”，无点形则标记为“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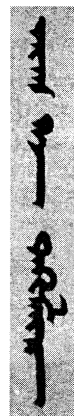
q'ur_a(167a6)



qur_a(158a1)



qayan(167b3)



ayay_qa tegimlig(160a2)



qilbar(156b12)



qola(167a9)



qutuγ(164b8)

（二）辅音字母“q”的词中形

辅音字母“q”的词中形中，有点形出现 8 次，无点形出现 153 次。这些词中形均位于首音节（即位于元音字母之前）。受蒙古语音节结构的限制，辅音字母“q”无法出现在音节末尾。



uq'aydaq(161a5)



uqaydaq(156b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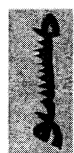
joq'iyabai(166b9)



jokiyaju(166a3)



tarq'aqun(156b1)



tarqayaJu(159a3)



burqan(161a2)



γaiq'amš'iy(166b7)

（三）辅音字母“q”的词末形

辅音字母“q”通常不用于词末，但当它与词尾元音字母“a”分写时，其形态与“γ”的词末形一致。这种辅音字母“q”的词末形在《入菩萨行经释》中以“udq_a”的形式出现过两次（详见右图）。由此可见，辅音字母“q”的词末形仅见无点形（共两次），未发现有点形用例。



udq_a(159b5)

三、辅音字母“γ”的字形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γ”存在无点形与有点形两种形态，并可依据其在词中的位置，划分为词首形、词中形与词末形。

（一）辅音字母“γ”的词首形

经统计，辅音字母“γ”的词首形中，无点形出现 25 次，有点形则未出现。关于有点形未被使用的原因，推测与词首位置多采用无点形的使用习惯相关，且可能因现存文献仅存 12 页，有点形的使用或许属于其中的少数特例。

以下示例中，辅音字母“γ”有点形的转写形式记为“γ'”，无点形则标记为“γ”。



yaqai(166a9)



yurban(164b1)



yaruysan(166b11)



yaiq'amš'iy(166b7)

（二）辅音字母“γ”的词中形

当辅音字母“γ”处于词中首音节（即位于元音字母之前）时，有点形出现 22 次，无点形出现 207 次。无点形的使用频次约为有点形的 10 倍，但鉴于同一词汇同时存在有点形与无点形的使用案例，可见点的有无具有任意性。



arily'an(157a5)



arilyan(157a4)



šibay'ud(158a12)



š'ibayud(157b8)



jiry'atuγai(167a12)



jiryatuγai(167a4)



yutayar(158b7)



čay'ayan(167b7)



当辅音字母“γ”处于词中音节末尾（即位于其他辅音字母之前）时，有点形出现 12 次，无点形出现 72 次。无点形的使用频率同样较高，是有点形的 6 倍。



bayš'i(156b13)



bay'š'i(165b8)



oγtoryui(163b12)



oγ'toryui(157b9)



čiyš'abd(160b3)



čiy'š'abd(159b7)



uq'aydaqu(158a10)



yabuysan(164a11)

254

此外，辅音字母“γ”的词中形还存在左侧带一个点的字形。经统计，该形态在元音字母前出现 2 次，在辅音字母前出现 1 次。



alay'an(157a12)



amuy'ulang-a(156b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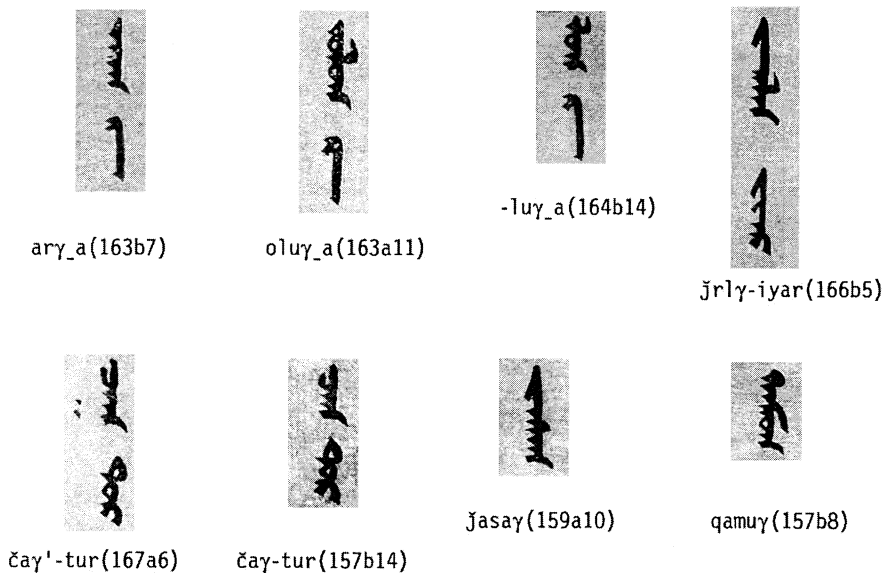
čiy'š'abd(159a6)

上述现象并非出于抄写或镌刻过程中的失误，而是对维吾尔语中辅音字母“γ”（及“q”）附加一点或两个点这一书写传统的承袭。

（三）辅音字母“γ”的词末形

辅音字母“γ”的词末形适用范围不限于词末，还可出现在以下情形：（1）词末分写的元音字母“a”前，以及单词分缀时（语中空格之前）；（2）带格助词的词干末尾。

统计数据显示：不带格助词的词末“γ”计 33 次，带格助词的词干末“γ”计 18 次，位于词中空格前的“γ”计 15 次。词中空格前的用例包含“čoy_tu”“čoy_t'an”“ayaγ_qa tegimlig”及联合格助词“-luγ_a”。在总计 66 次的用例中，有点形仅出现 1 次（čay'-tur 167a6），无点形则达 65 次，占据绝对多数。



如上图所示，辅音字母“q”与“γ”在字形上并无差异，二者在所有位置均存在无点形与有点形两种形态。下表汇总了辅音字母“q”和“γ”的字形使用频率。数据显示，“q”与“γ”的无点形使用频次均远高于有点形，占据绝对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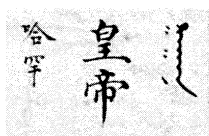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q γ
83	1	153	8	0	2	0	
25	0	276	34	3	65	1	

《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q”与“γ”的字形用法，与辅音字母“n”用法一致，均契合维吾尔语的书写规范。具体而言，在维吾尔语中，辅音字母“q”与“γ”在字形上并无区分，且二者均可附加两个点或一个点，其加点规则并无固定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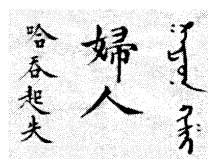
而在《高昌馆杂字》中，所有辅音字母“γ”与“q”均附加两个点。由下述例证可见，这两个字母的字形完全一致，且无论其处于词中何种位置，均带有两个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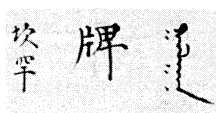
qama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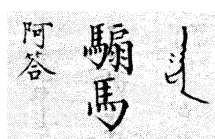
qa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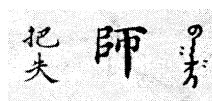
qatun kiš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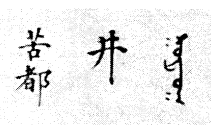
qalqan



aqta



baqš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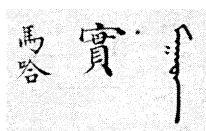
qudu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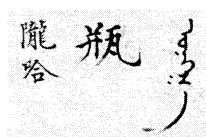
qula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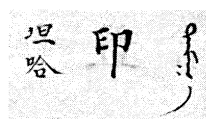
quya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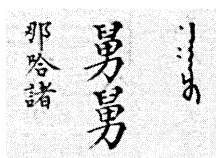
may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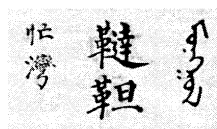
longq-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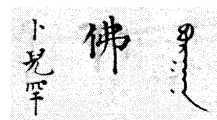
tamγ-a



nayaču



mongyol



burqan

《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q”与“γ”的字形可通过如下字母表予以呈现。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ᠠ ᠡ ᠢ	ᠠ ᠡ ᠢ ᠣ ᠤ ᠥ	ᠠ ᠡ ᠢ	q γ

四、辅音字母“š”

下表所示为回鹘式蒙古文母表中辅音字母“s”与“š”的相关部分。二者的字形差异主要体现在：“s”存在词末短尾形；“š”有右侧带两点的形态（有点形），而“s”则为无点形态（无点形）。

词首	词中	词尾	拉丁转写
		 	s
			š

《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第1515页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存在不少同一单词用带两点的辅音字母“š”与不带点的辅音字母“s”交替出现的例证。由此可见，无法简单判定带点者即为“š”、无点者即为“s”。在此情形下，表同一音值的辅音字母“š”可被视作存在带点字形（有点形）与无点字形（无点形）两种形态。

以下示例中，辅音字母“š”有点形的转写形式记为“š'”，无点形则标记为“š”。

（一）辅音字母“š”的词首形

辅音字母“š”的词首形中，有点形出现25次，无点形出现7次。无点形的辅音字母“š”与辅音字母“s”字形相同，但当它与有点形的“š'”交替出现时，则应视为辅音字母“š”。



š'astir(166a1)



šastir(166a6)



š'log(158a9)



šlog(163a6)



š'ibayud(157b8)



šibayud(158a12)



š'imn'an'gča(159a4)



šimn'an'gča(160a8)



此外，作为词首辅音字母“š”的有点形，还存在右侧带一个点的字形，出现 1 次。如右图所示，在“š'iltay'abar(165b9)”的词首中可见该字形。在维吾尔语的书写传统中，既有带两个点的情况，也有带一个点的情况，此字形可视为对这一书写方式的效仿。



š'iltay'abar(165b9)

(二) 辅音字母“š”的词中形

辅音字母“š”的词中形中，有点形出现 33 次，无点形出现 17 次。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点形  (š') 和无点形  (š) 是交替出现。与词首情况相同，无点形与辅音字母“s”的字形相同，但如果它与有点形的字形交替时，则视为“š”的无点形。



bayš'i(156b13)



bayši(158b4)



maš'i(161a10)



maši(163a10)



man'juš'iri(164a9)



man'juširi(163b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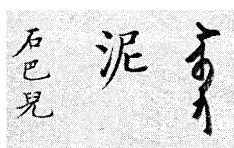
čiy'š'abd(159b7)



čiy'šabd(160a3)

词首及词中的辅音字母“š”的无点形，与“s”的字形  一致（该字形读作 šīn）。若此无点形的“šīn”与有点形交替出现，则如前文所述，可将其视作辅音字母“š”的无点形。另一方面，即便无点形的“šīn”未带点，其字形亦可能被认定为“š”。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无点形的“šīn”与元音字母“i”结合的表记方式： 这一现象并非《入菩萨行经释》所独有，亦是前古典期蒙古文存在的共性特征。而蒙古文字  中采用“ši”这一拼写形式，可通过与之对应的八思巴文文献及汉蒙对译碑刻中蒙古文字所对应汉字的语音标记等资料得到佐证。在《入菩萨行经释》中，点形交替现象的存在，构成了“ši”这一拼写形式的重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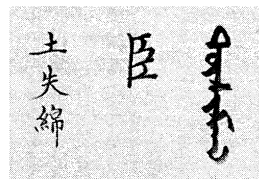
据信乙种本《华夷译语》成书于 14 世纪初，其中存在蒙古文字表记与汉字拼音并置对照的案例，便于理解蒙古语的发音。在该文献中，由“šīn”与元音字母“i”构成的音节，其蒙古语发音以汉字“石”“失”（读音为“shi”）表记。由此可推断，蒙古语中该组合代表的是“ši”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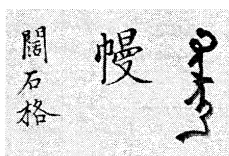
ši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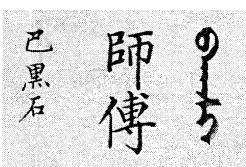
šidü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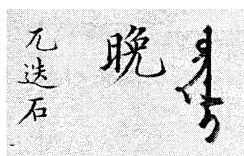
tüšime1



köšige



bayši



üdeši

(三) 辅音字母“š”的词末形

辅音字母“š”的词末形可见于右图例词“galbawaragš”，该形式出现 2 次（157a07、157b4）。此词的词末字母为“š”，其词源可追溯至梵语 “kalpavṛkṣa”（意为“如意树”），与居庸关西壁八思巴文刻文（第 10 至 11 行）中的“galbavaraš”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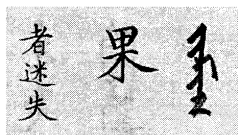


galbawaragš (157b4)

在维吾尔语中， 被称作“schin”，表记 / š / 音，其字形可带点亦可无点。右图所示为居庸关壁文中的维吾尔语形式，村田治郎·藤枝晃（1955）将其转写为“kalpawrukš（如意树）”。



此外，在乙种本《华夷译语》中，语末无点形的“šin”同样表记/š/音。



jimiš



qaš

《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š”的有点形与无点形出现频率如下：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7 25 1	  17 33	  2 0	š



五、辅音字母“s”的字形

（一）辅音字母“s”的词首形与词中形

辅音字母“s”的词首形及词中形均呈现为“šīn”的字形。



san'sar(165a2)



sonosqui(158v11)



küsebesü(163a2)



sedkigsen(162a3)

（二）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s”的词末形均为短尾形，共计出现 34 次。其中，17 次位于词尾，17 次出现于单词分缀时的词中空格前。

辅音字母“s”出现在词末形式的例子如下：



činggis(166b2)



tegüs(167b1)



ulus(167a3)



tn'gris(167a5)

辅音字母“s”出现在词中空格前的例子如下：



es_e(161a14)



tus_a(163a9)



süs_üg(156b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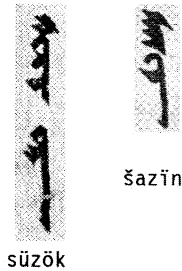


š'as_in(161a6)

“s”的词末短尾形 在维吾尔语中称作“zain”，转写为“z”。该形态多用于词尾，或在词中使用时与后续文字分写。即该字母之后必须带有空格。前文所述词（es_e，tus_a，süs_üg，š'as_in）中空格前出现的“s”，正是对维吾尔语这一书写习惯的承袭。

例词“es_e”“tus_a”中的辅音字母“s”均为词末形，因词末元音字母“a/e”与前面的辅音字母“s”采用分写形式，故“s”之后带有空格。

另一方面,“süs_üg”与“šas_in”的拼写方式直接沿用了维吾尔语的书写形式。右图所示为 Zieme(2005)收录的吐鲁番文献中“süzök(G337)”与“šazīn(A092)”的标记情况,可见上述单词的表记方式与之完全一致。需补充说明的是,维吾尔语中“šazīn”一词词首的“š”为无点形。



辅音字母“s”与“š”的字形特征,可通过如下字母表进行汇总呈现: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s
			š

六、辅音字母“d”和“t”的字形

下表为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中辅音字母“d”和“t”(=t′)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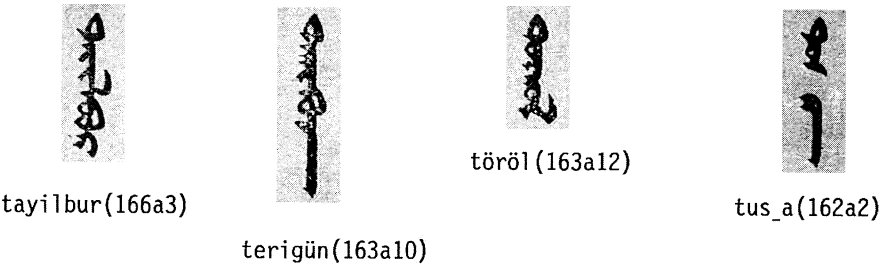
词首	词中	词尾	拉丁转写
			d , t′

《蒙汉词典(增订本)》(1999),第1515页

在蒙古文体系中,辅音字母“d”与“t”在字形层面通常无显著区分。从字符溯源来看,“d”与“t”分别对应“taw ”和“dāleth ”两种字形,其具体使用规则因文献版本不同而存在差异。本节将考察《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d”和“t”的字形使用特征。

(一) 辅音字母“d”和“t”的词首形

在《入菩萨行经释》的文本语境中,词首位置的辅音字母“d”与“t”均采用“taw”字形进行书写。经统计,词首“taw”表示“d”的情况出现45次,表示“t”的情况出现168次。





这种书写现象实则源自对维吾尔语书写规则的继承。在维吾尔语中，固有词词首专以“taw”书写，对应 /t/ 音（其固有词词首从不出现 /d/ 音）。而蒙古语直接承袭了词首使用“taw”的书写传统，未对 /d/ 与 /t/ 的语音差异加以区分。在维吾尔语里，词首偶见以“dāleth”书写的词汇，这类词多为以 /d/ 起首的外来语。

《入菩萨行经释》中，以“dāleth”起首的词汇出现 6 次，如下图所示例词“Darn'i（咒文）”与“Diyan（冥想）”（蒙古语词首“dāleth”转写为 D）。这两个词在维吾尔语中书写为“darni（< 梵语 dhāraṇi）”、“dyan（< 梵语 dhyāna）”（引自《观世音菩萨经》）。可见，《入菩萨行经释》在书写标记上对维吾尔语的承袭几近原样。

《入菩萨行经释》（蒙古语）

《观世音菩萨经》（维吾尔语）



Darn'i (158a4)



Diyan (159b14)



darni (0819)



dyan (0815)

（二）辅音字母“d”与“t”的词中形

262

在词中，辅音字母“d”与“t”分别由“taw”  和“dāleth”  字形标记。

在古典式蒙古文及近现代蒙古语中，存在明确的书写区分：“taw”用于辅音字母之前，“dāleth”用于元音字母之前。这一规则在前古典期蒙古文中尚未形成，但前古典期蒙古文的书写区分可见于《孝经》蒙古语古译本，其独特规则如下：（1）在辅音字母前，仅动词“sedki-（意为‘想’）”的词根及派生词中的“d”使用“taw”，其余情况均用“dāleth”；（2）在词末元音字母 （o/u/ö/ü）之前的位置使用“taw”，其余情形均用“dāleth”。

《入菩萨行经释》中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书写区分特征，具体表现为：

（1）在辅音字母前，动词“sedki-（意为‘想’）”的词根及派生词（如 sedkil）中的“d”使用“taw”（计 27 次）。例外情况见于源自维吾尔语的借词“bodistw（菩萨）”（14 次）与“modgalayan'a（木连，人名）”（1 次）。除此之外，辅音字母前的“d”均以“dāleth”表示（14 次）。

辅音字母前“taw”与“dāleth”的用例如下（辅音字母前的“dāleth”转写为 D）：



sedkil (157a6)



sedkiḵü (165b11)



sedkigsen (162a3)



modgalayan'a



eDleküi(156a3)



üileDkü(156r12)



uDq_a(158b14)



toDqor(156b14)

在“bodistw(菩萨)”一词中,辅音字母“w”之前采用“taw”书写。图中左侧所示为《入菩萨行经释》中出现的该词词形(计12次),右侧所示为维吾尔语《观世音菩萨经》中的对应词形“bodistv”。蒙古文对该词的书写直接复刻了维吾尔语的词形特征。在蒙古语正书法体系中,辅音字母前通常不出现“t”的书写形式,而此处作为特例,可视为对维吾尔语字形及发音的直接沿用。



bodistw



bodistv

(2)在词中元音字母前,“dāleth”的使用占主导(计426次),但“taw”亦有出现(计53次)。尽管同一词语大多保持一致的字形书写,但也存在同一单词或词干中“taw”与“dāleth”交替使用的现象,由此可推断存在一定程度的拼写随意性。元音字母前“taw”与“dāleth”的用例如下(元音字母前“taw”表“t”音时转写为T):(以下为同一词语中“taw”与“dāleth”交替使用的例证)



iTegel(162a3)



itegel(163a4)



bolTuṯai(163b12)



boltuṯai(163a5)

此外,在下列词语中,同一词干或同一词缀内部亦存在“taw”与“dāleth”交替使用的情况:



būTütügei(162a13)



bütüküi(159b6)



ebdereTügei(160b6)



delgeretügei(159b3)

在词末  (o/u/ö/ü) 之前的位置,“taw”的使用占多数(计20次),但“dāleth”的用例亦存在(计9次)。



例证如下（元音字母前的“taw”表“d”时转写为“d'”，表“t”时转写为T）：



n'ereTü(166a5)



tergetü(165b12)



urid'u(162b10)



uridu(157a7)

（三）辅音字母“d”的词末形

在蒙古语中，词末位置不会出现辅音字母“t”。就词末的辅音字母“d”而言，其书写形式基本采用“taw”。举例如下：



busud(156b12)



kiged(157b9)



merged(161a11)



oluyad(160a10)

另一方面，词末以“dāleth”书写的情况涉及两个词，分别为“ed(物)”（3次）与“kündülegülüged(敬请)”（2次）。举例如下（词末“dāleth”转写为D）：



ed(161a10)



ed tabar(156a2)



kündülegülüged(160b10)



kündülegülüged(165a13)

右侧所示两个词为维吾尔语中与蒙古语“ed”及“ed tabar”相对应的词形(Zieme 1985)。在蒙古语中，“ed”以词末“dāleth”为书写特征，这一例外现象可视为对维吾尔语词形的直接采用。



äd(13-93)



äd tavar(13-80)

以“dāleth”书写的“kündülegülüged”出现2次。同一词汇在句末以“taw”书写的形式亦出现1次，该词为由动词词干附加副动词词尾构成的形式。除此之外，出现副动词词尾“γad”计11次、“ged”计3次，且均以“taw”书写，因此这一拼写方式显得尤为特殊。

若将《入菩萨行经释》中辅音字母“d”与“t”的字形使用规则归纳为字母表形式，可呈现如下：

Initial	Middle	Final	Transcription
			t
			d

（四）格助词词首的辅音字母“d”和“t”的字形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与词干分写的与位格助词以“taw”起首形态（如右图所示）出现 47 次，未见以“dāleth”起首的交替形态。与位格助词仅使用以“taw”开头的形式，无“dāleth”起首的交替形态，这一特征可视为前古典期蒙古文书面语的共性表现。



从字形本身无法判定该格助词首字母“taw”所对应的发音是“d”还是“t”。在此处的转写规则中，若词干末尾为元音字母或辅音字母“l、m、n、ng”，则词缀首字母“taw”被认定为表示“d”音，转写为“d'”；若词干末尾为辅音字母“b、d、γ、g、r、s”，则认定其表示“t”音，转写为“t”。



čay-tur(164a10)



ečes-tür(162a12)



nom-d'ur(156b14)



üile-d'ür(161a14)

在《入菩萨行经释》中，除与位格助词外，还存在以“taw”或“dāleth”起首的格助词形式。表格中各字形下方标注的数字为其出现次数。除本处列举的形式外，未发现其他交替形态，其显著特征为同一助词基本采用单一形式书写。

	与位格	位 格	离 格	反 身 领 属		
				位 格		离 格
格助词						
	47	7	3	1	1	3



位格与离格助词亦如与位格助词一样，仅采用以“taw”起首的形式书写。

例如：（其罗马字转写方式与与位格助词一致）



burqad-ta(156a14)



inaysi-d'a(163a12)



tejiy_e-d'e(163b13)



beye-d'eče(161b1)

在位格的反身领属形式中，以“taw”和“dāleth”为词首的形式各出现一次，且二者均附着于表“师”义的同义词根变体“baỵsi”与“baỵ'š'i”之上，由此可见，这种字形交替并非由词干差异所致。其中，以“taw”为词首的形式，因是与词干“baỵ'š'i”分离后书写于下一行行首，故可能被视为独立单词而标记为“taw”。



baỵsi-dāyan(165b6)



baỵ'š'i
(165b13)



-d'āyan
(165b14)

在离格的反身领属形式中，以“dāleth”起首的形式出现 3 次，且均附加于“ger（家）”这一词干，具体如右侧图示。该词缀在《孝经》蒙古语古译本中亦以“dāleth”起首的形式呈现。此处，附加于以“b、d、γ、g、r、s”结尾的词干上的格助词词首“dāleth”，转写为“t'”。



ger-t'egen

参考文献

- [1]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93.
- [2] Francis W. Cleaves, "The Bodistw-a Č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129, 1954.
- [3] Erich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art 1: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 [4] György KARA, Peter ZIEME, Liliya TUGUSHEVA, *Avalokiteśvara-Sūtras*, Turnhout, 2022.
- [5] Louis Ligeti, "UN VOCABULAIRE SINO-OUIGOUR DES MING: LE KAOTCH'ANG-KOUAN YI-CHOU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IX(2)*, pp.117-199, 1966.
- [6] Louis Ligeti, "GLOSSAIRE SUPPLÉMENTAIRE AU VOCABULAIRE SINO-OUIGOUR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XII(1)*, pp. 1-49, *Tomus XXII(2)*, pp.191-243, 1969.
- [7] Louis Ligeti,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I XIII^e et XIV^e siècles*. Budapest, 1972.
- [8] Peter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 [9]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Turnhout, 2005.
- [10]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
- [11] 栗林均:「モンゴル語古訳本『孝経』におけるモンゴル文語の表記の特徴」,日本モンゴル学会『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第55号、2025、91-110頁。(KURIBAYASHI Hitoshi, "Some Features of Written Mongolian Scripts of the Hsiao ching(孝経)", *Bulletin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Mongolian Studies*, No.55, 2025)
- [12] 村田治郎、藤枝晃,『居庸関』,京都,1955, 1957.
- [13]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 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民族出版社阿茹汗 译)